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〇四五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我陸空軍協同反攻 收復了漢壽和石門

常德外圍激戰殲敵五千多

（中央社沅陵二十五日電）我軍於二十四日上午，經肉搏血戰，攻克石門縣城，擄獲頗多。桃源方面，我圍攻部隊亦極得手。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二十五日發表戰訊：㊀湘北方面，我保衛常德的全體忠勇官兵，連日努力殺敵，迭奏膚功，我殷高枝師特擬給嘉獎之令。至常德外圍之敵，在屢攻屢挫後，二十三日晨增加後續部隊，用空軍和大砲猛烈轟炸作掩護，再向我衛鋒，敵並施放毒氣，企求一逞，又用燒夷彈向城內濫肆射擊。我將士悲憤激昂，浴血奮戰，九其以東西兩面爲最激烈。廿四日敵猛襲我衛到城郊岩凸、長生橋、落路口等各地附近。

中美空軍前線炸敵 打沉的敵船數不清

（中央社某空軍基地二十五日電）二十五日我空軍在惡劣天候下，不斷飛向公安、澧縣、常德、桃源一帶活動，對敵增援部隊，加以攻擊。

（中央社訊）史迪威將軍總部廿五日發表第一四四號公報……

婦女慰勞總會 元旦擴大勞軍

沅陵募款百萬慰勞濱湖將士

（中央社訊）中國婦女慰勞總會，爲擴展慰勞工作，以勵士氣，定三十三年元旦舉行全國性慰勞……

濱湖災區 免掉田賦徵購

（中央社耒陽廿五日電）濱澧、常、桃、安等縣，……

我實習學生 又一批到英國

（中央社據英使館訊）倫敦二十四日電：最近又有中國學生二十一人，抵英……

盟國反攻順利 香港人心恐慌

（留關通訊）據香港來人說：香港現在人心惶惶……

澳碼頭工會聯合會 響應三國會議

中國勞動協會復電表示也有同感

（中央社訊）中國勞動協會，頃接到澳洲碼頭工人聯合會爲響應英美蘇三國莫斯科會議的通電……

應從積極方面倡導農村副業（上）

洪沛然

一、在艱苦中的小農生活

由於戰時物價波動所造成的社會購買力的偏在，不僅存在於都市，在鄉村也同樣存在着。過去，會有人認爲，鄉村裏的農民也有很大改進，這是不盡合乎事實的。……

二、倡導副業是改善農村途徑之一

……

（未完）

（社論遞檢）

〔遠東委員會〕救濟善後總署

中澳荷法美英等國都參加 蘇聯也被邀請但沒有接受

（中央社大西洋城廿五日合衆電）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遠東委員會……

敵國飛機廠 多遷朝鮮僞滿

土駐華大使人選 已徵得我方同意

比代辦昨分訪邵秘書長等

（中央社訊）外交界消息：中土兩國使節升格後，土耳其政府擬派陶富做駐華首任大使……

國產電木 西大製造成功

（桂林通訊）西大化學系……

黃金外流 美金上漲

桂林金融市場活躍

（桂林通訊）自黃金解禁後……

我們在滇南前線

昆明通訊 然子

西安拾零

△天氣反常：自九月下旬秋雨下降，直到本月八日立冬節才帶來了晴天。……

報界的一個創舉 日報在清晨編印

仿傚，東南各報正在商洽。

宗教徒聯誼會 今天歡迎包林

（中央社訊）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定今天（二十六）下午一時半，假本市公園路青年會……

東南西北

要聞簡報

塔拉瓦等島登陸美軍 佔領比蒂奧島

（中央社珍珠港二十四日合衆電）太平洋美艦隊司令部發表公報說：美軍已佔領比蒂奧島……

什托密爾東北德寇受阻

普列培特下游蘇軍克復一城

蘇機出動遍炸拉愛境內港口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五日合衆電）哥美爾以北大戰，羅科索夫斯基將軍所部右翼，幾天以來擴大其攻勢，[illegible]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五日路透電）德軍已在什密托爾以北和以東受阻，蘇聯「紅星報」今天說：該區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寸土未失，德軍從早晨到晚上，一再進攻，不過仍被迫退守原有陣地，戰場上滿佈被毀着火的德方坦克車。德軍用老虎式坦克車和機動砲隊進攻，蘇軍的平射砲隊，從它預先建立的陣地上，努力射擊。

（塔斯社莫斯科廿四日電）蘇聯情報部廿四日戰鬥公報：廿四日，在克里門楚格以南區域，我軍克復基洛夫格勒州一區中心[illegible]，以及其他居民區[illegible]。[illegible]

（莫斯科二十四日路透電）蘇軍正順利沿入普列培特河和普列培特沼澤地帶之間的整個三角區域，[illegible]

保國「民族陣線」綱領

主張推翻現有的叛國政府，迅速成立真正民族的政府，恢復人民的政治權利，解散國內法西斯組織，嚴懲罪犯，同蘇英美合作，退出納粹戰爭。

（塔斯社伊斯坦堡二十五日電）據索菲亞訊：保加利亞各地正散佈許多傳單，內容載有「民族陣線」的綱領。巳由人設法帶到伊斯坦堡，全文如下：「保加利亞愛國者和戰份子，在目前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時機中的神聖的大業，使其團結在強大的民族陣線中，以解放保加利亞。民族陣線規定了如下的迫切任務——

㈠阻止保加利亞被捲入對保加利亞人民有致命危險的犯罪的希特勒戰爭中。

㈡保加利亞軍隊，立即撤回來。

㈢斷絕保加利亞和希特勒德國以及其他軸心國的聯盟，[illegible]

㈣停止糧食和原料對希特勒德國及其他軸心國的輸出，保證人民和軍隊的糧食供應，以合理價格的主要產品，供給民衆。

㈤遵照大西洋憲章的精神和巴爾幹其它各國人民的友好協調，以保障保加利亞的民族利益，並且保證

和這些國家合作，和蘇聯英國美國及其他愛好自由的各國合作。

㈥立刻釋放因對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德國鬥爭而被迫害的所有一切政治犯和軍事犯。

㈦恢復人民的政治權利，尤其是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廢棄所有一切違反憲法和反民族的法西斯法律。

㈧把軍隊從法西斯匪黨的掌握中解放出來，採取斷然的措置，防止為了違反民族的目的而使用軍隊，保證軍官、下士和士兵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

㈨解散「布郎尼克」、「拉特尼克」的、「軍團派」的一切法西斯組織，使法西斯匪犯，都無能為害，採取步驟防他們逃避公正的膺懲。

法國大罷工

反對納粹逮捕工人

（塔斯社布拉薩維爾二十四日電）布拉薩維爾廣播說，最近法國若干城市，發生大罷工。在聖厄蒂安[illegible]五千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希特勒軍逮捕工人。[illegible]在里昂各工廠中，也發生大罷工。[illegible]工工人被捕多人，其中二十名已押解到德國去作人質。

法國的復活

多列茲作

編者按——多列茲生於一九〇〇年，是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德軍入侵法國後，他一直留在法國秘密領導國內的民族解放鬥爭。

法國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改組，表示民族團結的更進一步的加強，表示法國的解放和復活的鬥爭又前進一步。

紅軍的光輝勝利，使一切反希特勒力量具有勝利的自信，同時引起了法國復活及其在戰後世界中的地位問題。有的人以為這是將來的問題，或在外交談判的目標而已。[illegible]

民地，我們認為，對於我們法國人，法國的復活是根本的迫切問題，其勝利的解放，直接和法國自身在解放戰鬥中的努力以及縮短戰爭有關。

恢復法國的被破壞了的經濟，保存它的民族的生命，首先依靠我們自己在加速擊敗希特勒侵略中的努力。[illegible]

[illegible]

法國復活的第一個條件，是從德國佔領的奴役之下，迅速把國家解放。而這個條件的實現，大部份依靠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認識，今天在北非登陸一年之後，今天，當紅軍的許多勝利造成了西歐攻勢作戰最順利的條件的時候，我們法國人不能滿足於我們自己[illegible]

著名狙擊手打死敵四百

蘇聯英雄哥吳利科夫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四日電）著名的狙擊手蘇聯英雄警衛軍少尉伊凡．哥吳利科夫，曾學習希特勒匪徒四百名，他訓練出許多狙擊手，他的門生已經一共擊斃了德軍一千三百名。

美籍波蘭人呼籲波蘇合作

他們稱讚莫斯科會議宣言，倡提出警告說：波蘭的親法西斯份子，一定會企圖阻撓宣言的實踐。

（塔斯社紐約二十四日電）據底特律地方發行的進步的波文報紙「格洛斯波魯道」報刊載：本月七日，底特律地方曾舉行有三百名美籍波蘭人出席的會議，出席的人代表波蘭人種種社團及其他組織。發表演說的有支加哥大學的朗格教授，[illegible]

英青年代表訪問古塞夫

（塔斯社倫敦廿四日電）英蘇青年友誼委員會[illegible]

法解放委員會有政府權能

（中央社阿爾及爾二十五日合衆電）[illegible]

巴頓打了一個兵

美兩院都要調查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四日專電）[illegible]

讀者園地

基層政治應急注意改進

[illegible]

柏林在烟霧中

納粹強迫俘虜和外國工人，撲滅火勢

（中央社斯德哥爾摩二十五日合衆電）[illegible]

遭受盟機連續猛炸

[illegible]

意境盟軍增援濱海區

北部德意軍發生激烈衝突

（中央社第八軍路透社隨軍記者二十五日電）第八軍昨夜已在濱海區渡格羅河上，建立橋頭陣地。[illegible]

地主唯利是圖

限制平抑糧價

[illegible]

本月三十日

邵力子講演

（本報訊）[illegible]

中等學校五十

學生兩萬多人

（中央社訊）本市中等教育情形，據三十一[illegible]

救濟鋼鐵業

（本報訊）二十三日五工商團體在九尺坎國貨廠[illegible]

市聞一束

[illegible]

短評

莊嚴的存在

[illegible]

保國人民復仇的火焰

（選錄）

[illegible]

新華副刊

讀稿雜記

在閱讀各方面讀者朋友們的來稿時，對於有的文章，卻覺不適宜或不可能發表，但又捨之可惜，就摘錄一點在此地，并附加一些編者的觀感。我們將希望能由此而不致太辜負投稿讀友的盛意，但是未預徵作者的同意而加以摘錄，仍是我們所深感不安。

好老師

在「抗戰中的好人」徵文中，我們已發表過許多篇由學生所寫的好教師的面影。因爲避免重覆，今摘錄最近一篇這樣的文章，不擬刊用了。但其中也有一些動人的描寫，比如寫他的教國文的老師何先生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第一次上他的課，我們這批新學生都端莊的並正，嚴肅的盯着他，他走上講台，雖爲所的要我們坐下，像少女看見陌生的男人般的羞怯，神經緊張着，眼睛怕羞着我們目光似的向四處張望，流歡了一會，像不知道說出口似的，他慎沈的緩慢的說：『我們之間，不要有先生和學生的區別，從今天起，上下我的課，不用喊立正。我要不來拘束，還是隨隨便便好些』。語氣是那麼誠懇與真摯，使我們覺着大不以他的話爲然的也同意了他的話。」

很顯然的，一個教師要得到同學們的尊重，首先也要能尊重學生，不把自己看做是對於學生有着特殊權利，能夠和學生平等相待，共同生活，由此從事教愛教育的工作。季邊還有一篇禾子君的投稿：「愉快先生」，是記一個保育院男的先生的，也有如此的記載：

「他做事是從不擺什麼架子的，有一次工友們嚷着待遇不好都走了時，他說：『工友都走了，孩子們還是要吃飯的，我們大家來吧！』一會他就和別的先生及大的孩子們下廚房了，在孩子們還未起床的時候，他已經擔了七八擔水，解決了當日全體的飲食問題。」

近來常有人喊「教師荒」，好像一般青年學生根本不知道要做教師是一樣。那麼讀一讀這些由學生自己執筆寫的文章吧，他們甚至在教師已經離開學校或他們自己已經畢業以後，還用着最真摯的敬愛來把這教師寫在文章中，想介紹給一切人知道。這些教師爲什麼能被學生崇敬，是值得許多空喊「尊師重道」的先生們好好細想一下的。

學生看「桃李春風」

學生對於教師的態度，從另一篇投稿中也可看到，鄭遠場力君看了「桃李春風」上演後所寫的文章，他說：

「我還在學習，每天都得跟着精神教師們接觸，深深地了解了教師們的艱苦，也親眼看到他們對於抗戰建國的貢獻。的確，有些教師，賣衣服賣書來維持生活，變賣自己的圖計，把不論男女餐餐的審年，使得自己的子女二樣功，都用可能的方法教育有用的人才，使他們得到真理。然而這樣的教師，往往是要遭遇環境的壓迫的：同事排斥你，校長猜疑你，任你怎樣掙扎鬥爭，總免不了挫折。這正是「桃李春風」里的辛永年所代表的。這樣的人物無論如何是值得人們永遠地欽佩敬愛。我也是個熱敬恩師的學生，我同情劉智仁，但我決不會像劉智仁說：『翠媚姐姐，我告訴你吧！比如說，辛老師下個命令：劉智仁，去把那座山鏟平了！我就馬上去平山！老師又來說：劉智仁，去把海填滿了，我就去填海！不問理由，不問結果，……』不問結果是可以，不問理由就是盲從，犬似的服從，那就是盲從了。賢明的教師是不願意他的學生去盲從，有理智的青年，縱然是熱情，也決不會盲從。因爲盲從就是專制主義的表現。」

從這一段短文中，也可看到今日的進步青年是已經學會了用理性的眼光來看人看事，讀書觀劇，他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但也不是可以欺騙的孩子。

小學教師的呼籲

鄭嶸君曾在本刊發表過「教教孩子」一文，對目前小學教師的品質降低引爲憂慮。最近鄭君來信說他自己也在一個小學中擔任了一個短時期的「科任教師」，還把他的經驗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說：

「校長另有高就，於是辭去職務，便把職權辦了一個結束。總務主任向我說，我已透支了五百多元的薪水。這使我十分詫異。直到現在我一共才支用了三百元。什麼就透支了五百幾千元呢？於是，校長就來計算給我聽：科任教師每月是四市斗米的津貼（本來自才漲起，津貼是增爲八市斗米的。還有四市斗米由鄉公所籌辦；然而縣府的公示，老是不發給鄉公所，鄉公所也就藉此拖延不理。）一百一十元的薪支。科任教師只能支半薪俸。除去十月份伙食餘百餘元，預扣本月份伙食六百幾，再加以預支三百元，所以我就已算透支了五百幾。我的天！真要命！小學教師的生活也就够辛苦够忙碌了。每月不但沒有錢支，反而要倒付伙食費幾百元。試問那些有真正學識的好教師怎麼不離開教育的崗位呢?!我們向教育當局大聲呼籲：提高教師待遇！減輕教師負擔！」

「這樣的事實的確是值得注意的。所以我們又從鄭嶸君的介紹聽到一位教師的講書：『勇敢……：就是很勇敢的……』『高興……：就是十分高興……』『飛機：就是我們有時看見天上飛的那種飛機』，我們感到的不是可笑，而是悲痛！

中等學校的國文課

現在，中國一般教育程度的低落（特別是中小學教育），已是不可諱言的事實，教師生活待遇低，師資品質差，以及戰時社會政治條件的影響，自然都是主要的原因，但根本問題還在於教育制度的不良。就拿中等學校的國文課說吧，很多教育家都在慨嘆着「國文程度的低落」，然而，教育當局不僅不設法急謀教育制度的改革，教師生活的改善，師資品質的提高，教材及教學方法的改進，卻在極力提倡文言文，教學生讀古書，恰好反其道而行。鄭嶸君由成都來稿「論今日中等學校之國文課」一文中說：

「我有一位在川省×縣縣立中學肄業的朋友，寫信給我，報告他們校內國文教授情形，說：『國文，硬是氣得死人，國文書買來不教，老是在黑板上寫些四書五經，就講這些，講了要背，一天到晚，之乎者也，孔子孟子，真叫人難過。』

「像這樣情形，不止鮮縣如此，就在大城市也很多。

「教師既是舊學究，講的呢？當然先古文觀止一類。目前的坊間國文教材，本已經大都是文言，可是一般國文老師們，卻還只講文言，不講白話，有的說：『這些口水話都拿來講。』今講文言寫作小，除了講以外，還要作文，我第一次入的某中學，據說是『成都第一流學校』，我真不知何以會是第一？作文的時候，出的題目文而又文，并且還說：『一律文言，白話不閱』。但我偏作白話，硬作了白話文，作文先生在後面這樣批道：『白話文者，遊戲文也。既爲中學生，當捨此而寫文言』。

「在目前，這一類的情形很普遍。因此，我們每個中學生，還是在死人骨架間打旋，夢想中舉，夢想爲科舉士，夢想赴京投考，對於新文學的空氣，一點沒有吸收，她真不知道：五四精神到那裡去了？

「一般學生，均以此爲苦事。教師講書，不安聽，下了課也不管它，直到考期近了，才背熟他幾課，便可以付考試了。

「爲什麼呢？因爲教師的講書，如似翻譯，上國文課，等於上『古文譯白話』課，聽去聽？月考與期考，只注重背誦與釋義，所以，我說，只要背熟幾課課文，何難不名列前茅。

「有些學校，雖然也選講附三課白話，那教師就直如唸書，唸過了事！」

看了這樣的情形，中學國文程度怎麼能不「低落」？一批一批活潑潑的青年偏偏在他們的頭腦裡裝滿了古董，說話和作文硬要仿照古人的腔調，也就難怪雲妍君要叫出「世非時光倒流」的慨嘆了！

尚書和易經爲崇

艾　明

偶然翻閱舊什誌，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大出版的第二期「語絲」週刊，讀到了錢玄同先生的一篇隨感錄，有這麼一段：

「……尚書和易經爲崇……

日前我跟着一班人逛神武門看帖對條，一路走去，但見東一個什麼門，西一個什麼殿，又是許多什麼宮，還有好些什麼匾額對聯之類。這上面的名目和字句，十之九出於尚書和易經（尚書尤多）。一篇文理不通的斷爛朝報，一部妖氣滿紙的梟卜神數（這裡指的是易經，旁點是我加的——明），居然大顯其靈，幫助了二千多年的獨夫民賊，給他們大擺其臭架子，居然壓服了二千多年的忠臣義僕，叫他們服服貼貼地恪守其奴才之本分！於戲！非其有『特別國情』，烏克臻此！」

這些話足足是十九年前的文章，但卻恰好還能夠刺出今日提倡「易經」者的嘴臉。

（以下續撿）

也談自私

黃元愼

從一篇談「中西人的自私心」的文章裡，使我曉得了天下竟還有這樣一種道理：自私心是「人類共同的普遍性」；不過比起外國人來，中國人更表現得厲害一些，一般說關懷慈善與愛公物就是證明。

本來，我既沒有研究過「性善」或「性惡」的學說，也沒有到過外國或結交過洋人做朋友，在這樣的問題上，是不配來多嘴的。可是，問題相當嚴重，使我忍不住有話要說。請看：

『這些自私心，我們還不能徹底改變，怎能說是頭等國民，否則，抗戰到了勝利，建國也難成功。』

我自己當然不敢說非要做一個「頭等國民」不可，但我也熱烈地希望建國成功，確是實實在在的。既然我們這樣做國民的人類有「自私心」，妨礙了建國大業，我就希望拿手實成那位作者先生的主張，來一個「澈底改變」。不過在怎樣來使大家「改變」的辦法上，那位先生也還是用一套「公」「私」應該怎樣怎樣的道理來勸導。如果拿怎樣怎樣來說他自己說：

『儘管「天下爲公」，「博愛」，「民胞物與」……的宣傳二千多年，然而人們的自私心，還是牢牢地盤據在每一個人的心裡活動着』。

講「公」，講「愛」，講一切的「仁義道德」，人們的自私心還是改變不了，這不禁使我對那位先生的一套勸善的辦法，感覺失望了，連對某些專門講道德說仁義的人們也表示懷疑起來。既然「公」、「愛」等等「仁義道德」，真像大家所說那樣的好得了不起，兩千多年來的宣傳所收的效果，又是這樣渺小得太可憐；這難道還是要我們相信，那些專門宣揚仁義道德的先生們的葫蘆裡，賣的都是真參麼？倘說有些人確實用了真參而仍不見效，則另外只有一個解釋：「藥不對症」。

使我記起了亞爾．鈴命的一篇叫做「奇怪的聽聲」的寓話來。她在那裡面告訴我們，很古的時候有一個國家，食物，衣服以及一切用具，都放在一個公共保管的地方，誰願意要什麼，就可以拿去要什麼。一切人的思想都很正確，都喜歡勞動，不會多拿些不應該拿的東西來用，都知道公共的幸福就是個人的幸福。雖是寓話，可是已不低於上古，直到現在發斯高斯人中，不還存在有共產社會麼？我覺得這倒是很合真理，很合乎人情的。想想看，當人們私自的事情什麼也不用愁，當世界上已經分辨不出什麼「公」和「私」，「公共的幸福」真正就是「個人的幸福」的時候，人類還會知道什麼叫做「自私」麼？

（以下續撿）

短篇小說連載 4　蠢東西

德國魏納衛特　王秉南譯

樊非特的聲粗而嚴沉：「不，我在那種結的婚。我的亡妻先是一位裁縫，幾乎把此樣弄破產了。我去了以後，才重新把事情整理好了一些。是，我從前在鐵路上。」

第二個陪審官是一位面容憂鬱的少長，問：「你參加過組織嗎？」

樊非特顯着困窘。

「我的意思是參加任何一個有組織的政黨？」

「沒有，我只是在鐵路員工合作社的組織中。」

法官笑了。僞特務軍官未笑。他把眼擠在一起。「想把我們在這裏當成傻才嗎，是嗎？」

樊非特困惑的望着，其他陪審官的笑消散了。

「啊呀！」上校又開始，「既然如你所說，沒有政治的：沒有犯過法。我的意思是你當過共產黨或這樣一類的貨色嗎？」他單調的笑着。

「沒有。」

「你說，從什麼時候起下心思要偷跑？是你一個想的，或是受人鼓動你的？在任何場合，是那個鼓勵你的？」

樊非特搖着頭。「這樣的心思我是一概沒有起過的。」

「這長先生！」上校轉向證人，「你已經在庭堂上，雖然事前上還沒有舉行宣誓，但也容許你的口供。」——特務軍官用殘酷的眼光對他看了一下——「請你說明：在你的報告上寫着，被告在去農莊的路上，曾向你敘述他很久就想着逃跑。」

「是，對的。從那一刻起，當我們積前行的時候，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這個人總企圖故意落後幾步。」

「是，這也在你的報告記着。現在，樊非特，你要完全坦白的講：當你在農莊上拒絕執行遠長先生的命令時，你究竟企圖作什麼？你的危險處境，只有用這種方法，將不能挽救多少，總可以救濟一些。」

樊非特似乎不大瞭解。「所有在這長先生報告中寫的，全都不對。」

現在特務軍官笑了。「你的角色扮得很不壞，真比得上忠勇士兵帥維克（註）。可是這裡是個清楚的案子，一個事實，是不能再掩飾的。這用不着長時的心理分析和追究得很遠。逃跑的計劃已由遠長的證據可以證明，同樣的關於謀殺。判決原已可以在這裡書已說話了。」雖然他這一席話向着樊非特說，但實際的用意卻針對着法官。上校是完全明白的，他只是神經質的用手摩着他係錨的頭髮。

特務軍官繼續：「我單獨在這裡還感覺興趣的，是，被告是否從前還同其他的同作商黨的計劃……（註），是否我們會在這裡發現一些忽略的報告。」

「可以證人麥思曼講！」上校招手作麥思曼。

樊非特全時間立在那裡，好像不懂他們說的話。麥思曼過來。他宣了誓並取了說明。

主席問他：「被告一向是你親密的朋友，他有沒有偶然發表過他想逃跑的意見？他爲了我不知道的某種事件，想對他的遠長復仇等等？」

麥思曼思索了一會。「從來沒有！」

「你站在宣誓下邊！」特務軍官尖刻的說着。

「自然是的！」

「允許我」，營長插問，「你爲什麼同被告是那樣親密的朋友？」

「因爲——是，因爲他是一個很良善的人。」

「過去是——你應該想！」

「良善到什麼程度？」上校問。

「現在我想，」麥思曼猶豫說，「就是他在那裡幹的，也多出於良善而並不是胡來。」

「哼！」特務軍官鬼惡的把牙咬得發響。「希望你放清楚一點的講！」

麥思曼困苦的望了一下并且快的開始說：「比如我們想要拉那條粗牛：」

「什麼粗牛呀！」營長問。

「就是這種扭轉的中心問題。」

（註：爲捷克作家哈會克的名作，寫世界第一次大戰時一捷兵帥維克故事。）

代郵

下列各稿都登不出，特向作者致歉。錄欣：「不讓敵人喘氣」，殺雄：「爲死者伸冤」，蘇：「從豬食品說到搶豬油」，小兵：「赴印途中的斷片」，江北工友王新：「改善工人生活」，菊萍：「敘一段苦情」，王鳴：「再度進入牢籠」。